

司机王徽之

董改正

和老高一起去看老赵。老赵住在碎石岭,公交车不到,我俩打的,七弯八拐,终于看到老赵家的桃树了,上面结满了桃子。青藤把他的老屋子紧紧地包起来了,石榴花、合欢花、端午槿,还有一种叫不出来名字的黄花,开得挺热闹。车停到院门口,正要下去,忽闻琴声悠扬。风开户,我们看见老赵坐在矮竹椅上,正闭目晃脑,沉浸二胡之中。我和老高对视一眼,没有商量,几乎同时轻声道:“师傅,掉头回去。”

司机嘴巴张开成O字形,他掉过车头,半天没说话,似乎要憋出什么似的。果然,他说:“两位真像王徽之啊!”我们相互打量着,老高长发如蓬,瘦得像稻草人,穿着一双回力牌球鞋。我则是短衣短裤,穿一双半旧的皮拖鞋。愣了一下,我们不禁大笑起来。王徽之是官二代,高帅富不用说,那一个风神潇洒,岂是我们敢比的。王徽之雪夜访戴,立于船头,看两岸雪景如画,那种俊逸朗润,哪是坐出租车的我们敢模仿的。

老高善讲古。他说起了王羲之王献之,说起兰亭雅集,说起王羲之爱鹅,说起王献之与桃叶渡,妙趣横生,听得师傅都傻了。他说:“啧啧,这家三兄弟,真牛啊!”老高素喜戏谑,今天居然没有,让我很吃惊。

我想起《夜航船》,里面记载了一件故事。有一僧人,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,僧人畏怯他博识,蜷足而寝。不久听他话中颇多破绽,就问道:“请问相公,澹台灭明是一个人,还是两个人?”士子曰:“是两个人。”僧曰:“那么尧舜是一个人,还是两个人呢?”士子瞠目道:“自然是一个人!”僧人伸直蜷缩得发酸脚,说道:“这等说起来,且待小僧伸伸腿。”

这则小故事让人忍俊不禁,也让我们隔着几百年时空看到张岱促狭的笑容。但我想,士子必然知道王徽之,且不会将父子仁当作兄弟仁的。我常听人说起雪夜访戴的故事,很多人并不理解其间的意蕴,只是觉得这人特立独行,好玩,就传开了。就像唐诗宋词元曲,甚至现代方文山的歌词,其间的意味,也不是每个人都理解,能够传至久远,是因为“觉得”好,其实不管你如何清高自许,我们同属于的这个群体,有着大致相同的审美取向。最好的艺术是大俗大雅的,这是题外话了。

张岱说:“天下学问,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。”舟行水上,长夜漫漫,耳边只是水响,只好闲扯拉呱,时间长了,谁也难保自己不出将“澹台灭明”当成两个人,把王氏父子当成兄弟的错误。既然能谈到一起,士子也不必让僧人蜷着腿睡觉,僧人也不该

等人家出尽洋相才要伸伸腿。别为腿麻了恼火,腿麻了咋办?马三立说:挠挠。那就挠挠呗,说不定就挠得笑起来了。

所以我没有告诉司机,“您把人家弄差了辈分”,因为这不是夜航船,没有那么宽裕的时间。他伸伸脚,踩刹,到了。我们下车,正欲掏钱买单,他已阖门,手伸出车窗,说:“两位先生,幸会,再会!”径自开车走了。他也是王徽之。



养鸡记

虞燕

每年春季,母亲必抻小鸡仔。街上一有人挑着担叫卖“抻小鸡嘞,抻小鸡嘞”,母亲便扔下手头的一切跑了出去,回来时,她捧着木盆,走得慢而稳,得了宝贝似的。木盆里发出热闹的“唧唧唧”声,一群毛茸茸的黄色“小球”正懒洋洋密挤着,它们仿佛知道有了新家,安耽着呢!

这些鸡仔,都是母亲挑过的,以个头大、腿脚强健的母鸡仔为主,公鸡仔是点缀,就如八宝饭上的红枣。不过,我能一眼瞄到八宝饭上的红枣粒,却怎么也找不出公鸡仔,明明都长得一模一样啊,遂佩服极了母亲,想来辨公母定是门大学问。不过,母亲也有看走眼的时候,有的母鸡仔养着养着就变成了公的,那也无妨,无非就是少了只下蛋的,关键是要将其养得肥壮,到时卖个好价钱。

母亲准备了大木盆,在底部铺上硬纸板,撒些米粒,扔进鲜嫩的青草,而后,轻柔地握住鸡仔,一只只往里送,安顿好所有的鸡仔,再倒扣个大眼筛篮作为盖子。鸡仔们在“新居”里过得挺优哉,吃了屎,屙了吃。每天,母亲除了给鸡仔喂食,清理粪便,还坐于旁边的小凳子巴巴地瞧上半天,她熟识每只鸡仔,并按各自的特征起了名,“一撮毛”“小老实”“小红点”“小强盗”……“小强盗”特别霸道,抖着毛强硬地赶走其它鸡仔吃独食,“小老实”则相反,人家纷纷前去啄米,它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,常常连吃点残羹剩菜都够呛。母亲忍不住主持公道,阻止“小强盗”的霸王行为,把“小老实”径直送到食物前,甚至单独喂“小老实”。

相处了些时日,母亲能迅速察觉到鸡仔的不劲,诸如粪便稀了、比平时呆滞之类,那就得第一时间采取措施。她有自己方法,不知何药片溶于水后,灌进针筒里,一手握鸡仔,一手拿针筒,用针把药稳稳打进鸡仔嘴里,那个熟练利落,不知道的人恐怕会以为母亲当过医生。

待鸡仔稍大些,就得搬家了,集体住进父亲亲手打造的鸡笼。鸡笼由一根根木条钉成,长方形,侧面做了门,上面有把手,可怜。到了晚上,母亲朝鸡群“咯咯咯”叫唤,把它们哄进鸡笼,关上门,置于院子里的葡萄架下。有一回夜里,母亲突然被鸡叫声惊醒,她从床上一跃而起,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,葡萄架那一束光晃来晃去,她立马意识到有人偷鸡,随即开灯,开门,同时大喝一声,手电筒一下子熄了,一团黑影从地上弹起,如发射的弹丸,顷刻消失在黑夜里。母亲冲了出去,发现笼门已开,急速拎鸡笼至卧室窗下,借着窗内的光,点了鸡的数量,检查是否有鸡受伤。鸡笼放在了窗底下,母亲还是睡不踏实,做梦都梦到有只手伸进了笼里,索性,将其拎进灶间,屋里臭就臭吧,早晨起来喷点花露水就行。

父亲出海回来得知此事,责怪母亲一个人冲出去的举动太过冒险,深更半夜,他不在,我跟弟弟还小,且在熟睡中……想想就后怕。并再三叮嘱,以后



满天星 汪丽娟 摄

万不可如此,鸡偷了就偷了。母亲嘟囔,说哪来得及想那么多,什么人啊,半大不小的鸡都偷,被馋虫啃烂的东西。

一群鸡要茁壮成长,食物马虎不得,父母各显神通。母亲在农民家定了谷子和米糠,而父亲所在的船经常运玉米、小麦之类,卸货后,父亲钻进船舱里,将漏下的玉米小麦扫出来,装进大麻袋运回家。母亲变着花样给小鸡改善伙食,番薯皮煮熟了拌米糠,细碎的鱼骨头拌米饭,去菜地里捉青虫、地蚕等。虫子丢进鸡群,小鸡们争抢得欢,母亲在边上乐颠颠地看着,她老说活虫子可是高蛋白哩,使鸡长得壮实,母鸡还能下红彤彤的双黄蛋。

鸡成年了,夜晚住进紧挨着房子的小屋,白天自由活动。母亲深谙运动量大的鸡肉质紧实、味道好的道理,于是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屋的门,把鸡放出去,公鸡母鸡们就像一群好动的孩子,一窝蜂出了门,或扇着翅膀跳跃,或低头在泥土里啄食,或悠闲地溜达,或围着母亲转,鸡群的活动范围一般就屋前屋后和院子里,有各种花草虫鸟与它们为伴。

母亲在院子里做了窝,专供鸡下蛋。那个年月,鸡蛋简直是万能的滋补品和礼品,身体不够好,糖水蛋酒酿蛋桂圆炖蛋吃起来,亲戚朋友生孩子、结婚、上学等都可以送鸡蛋表示心意。母亲不卖鸡蛋,除去用以人情往来,其他均抚慰了家人的肠胃,滋养了家人的肉身。

鸡的归宿跟鸡蛋恰恰相反,母亲的小规模饲养也算名声在外,每年都有旧买主新买主上门,自家能留只过年鸡就不错了。当然不是每只鸡都能顺利长到被卖掉,难免有半路夭折的,而有一年,竟然全军覆没,母亲养鸡以来,从未这样惨烈过。那日清晨,母亲照常打开鸡笼,里面毫无动静,便知道坏事了。我见到时,母亲已用火钳子把那些半大的鸡夹了出来,一只挨着一只排列在地,原本活蹦乱跳的鸡一律紧闭双眼全身僵硬,风吹过,几根鸡毛抖抖索索,凄惨得不忍看。母亲红着眼睛连连叹气,噩梦应验了,该死的鸡瘟,太可惜了太可惜了。

一只鸡都没了,意味着那年的生意要断掉,而断过一年,很可能影响往后的生意,于是,父亲试着从崇明贩活鸡过来,成年的或即将成年的鸡,自己再饲养一段时间,以作弥补。

崇明鸡普遍比母亲自养的大,明明买来时个头一般般,养着养着,气球般鼓了起来。有只公鸡大到让人惊讶,公鸡一抬头竟能够到小圆桌的桌面,我们吃早饭时老担心它会来啄翻饭碗。有一次,我正坐于小凳子,公鸡在旁踱步,父亲笑出了声,说养我那么多多年都没一只鸡大。那只鸡最终被部队里的人买走,我家离海军码头近,他们可算老主顾了。邻人趴在墙头,用羡慕的口气说我家的鸡已经做出牌子了。

自此,我家的鸡生意便一直采用少量自家饲养和贩卖相结合的方式,母亲的压力小了,老惊扰她的噩梦也一去不回了,梦的内容雷同,无非是鸡给养没了,心血都白费了,无法跟老主顾交代了……